



归来的儿子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短篇小说集

归来的儿子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

2 035 8155 1

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刘学伦

归 来 的 儿 子 · 短篇小说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6.75 插页 4 字数 317 千

1983 年 6 月第一版

198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8,000 册

书号：10118·682

定价：1.27 元

出版说明

自 1979 年开始，我社辑选当代短篇小说年选集。每年一本，连年出版。

读者一卷在手，便可浏览一年当中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。

本书选入 1981 年 9 月至 1982 年 8 月这一年度的作品 20 篇。

篇目排列，以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。

目 录

1	风吹唢呐声·····	韩少功
32	本次列车终点·····	王安忆
65	轱辘把胡同9号·····	陈建功
100	寻访“画儿韩”·····	邓友梅
118	作家的奇遇·····	白 文
142	大车店一夜·····	金 河
167	火红的云霞·····	吕 雷
200	归来的儿子·····	陈 毅
223	明姑娘·····	航 鹰
265	银杏树·····	张 弦
288	拜 年·····	蒋子龙
317	心 祭·····	问 彬
351	八百米深处·····	孙少山

375	下棋看五步·····	李 栋
391	彩色的鸟，在哪里飞徊？·····	海 波
429	乡 土·····	姚文泰
455	学习会纪实·····	马识途
474	种包谷的老人·····	何士光
489	遥远的山村·····	任斌武
508	夜走祭子岭·····	王东满

风吹唢呐声

韩少功

—

当时，我在队长家里开铺，听见窗外有一串不成调的唢呐声，转而又变成“嗷嗷嗷”的吼叫。声音闷，象喉管被掐住，喊不出来。探头一看，地坪里有个中年汉子，腰插唢呐，手里搂着两小捆湿甸甸的生树桩，正在同两个拿弯刀的小孩争吵。他那声音，那手势，那急得跺脚的样子，说明他显然是个哑巴。

小孩不怕他，指他的鼻子：“假积极！假积极！”

他“嘻嘻”笑了一下，想摆脱对方，发现被孩子拖住了衣摆，沉下脸，做了个要打人的样子。小孩吓跑了，一边仍嚷着：“假积极，死聋子！”“聋子聋，我是你的老外公……”他没反应，得意洋洋把树桩拖到猪场去了。这是干什么呢？也许，他是看山员？怕队上失去那几枝树桩？但聋子能够看山吗？刚才就是他吹唢呐吗？

他看见我，走上前来，咧开嘴嘿嘿地笑了。他大约三十多岁，笑起来脸上浮出一种天真。头上是黑白夹杂的麻色头发，夹杂着老年和少年。蒜球形的鼻子有点翘，口腔向外突出，肩头开花裤打结。象有些农民一样，劳累使他的肢体有点变形。如果没有衣服和那双元宝套鞋，他可能会象一只猩猩的。

他冲我“嗷嗷”叫了两声，做了一串令人眼花的动作：指指他自己又指指我；双手转动方向盘；指指手表，手划一个圆圈，竖起大拇指。又笑了笑——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见我不懂，他急了，又把动作做了一遍，瞪大眼睛，象是问：还不懂吗？

正为难，幸好队长抱着一捆铺草来了，笑着说：“袁同志，不晓得他的洋文吧？他是说：他晓得你是坐班车来的，是县里的干部，姓袁，是个好角色。”

原来如此——指手表表示干部，画圆圈表示姓袁（圆）……这种特殊语言引我笑了。

哑巴也笑了，显出一种宽慰和高兴。队长又介绍：“他叫德琪，小时候害病成了个哑巴，娘老子又死得早。不过，你莫看他样子蠢，还蛮有灵气，晓得的天文地理还蛮多哩！”说完，对着哑巴伸出小指头，问：“喂，哪个是奸臣？”

哑巴的鼻子眼睛缩到一堆，极端鄙视地一“哼！”，伸出四个指头——嗨，“四人帮”！

我更觉得有意思，哈哈大笑。

德琪大概觉得展示了自己的成绩，心里特别舒畅，象喝醉了酒，脸上泛起一阵红润，“话”更多了。他背着手大摇大摆走进我的房里视察了一阵，指指窗子，要队长帮我把窗纸糊严实。做了一个切肉、搓丸子的动作，意思是要我过节到他那里去吃肉和糯米团。“谈”兴未尽，接着又指指上屋场方向，竖起三个指头——指上屋场的三老倌；捏了捏自己的鼻子，做打牛状——指三老倌把牛打得太狠；晃晃小指头——表示不好。

队长作了翻译，我自然表示重视他反映的情况。他这才心满意足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背着手高高兴兴而去。

这样，我们就相识了。

春风秋月，地北天南，时间的长河流过了九曲十八弯，他至今还留在我记忆的沙滩上——尽管我现在已远离那个山冲，坐在明亮的窗前，面对一叠空白的稿纸。窗外，霓虹灯下驰过闪亮的轿车，摩肩接踵的人流浮卷着喧闹。世界上有这么多人……

二

还是从头讲起吧。

哑巴是吴冲的一个好社员——那里人都这样说。他听不见广播盒子响，但每天起得早，有时还去敲队长的窗户，催队长派工。他是唯一有权不参加任何会议的人，但不管

开社员会还是干部会，好多人都借口“肚子痛”或“寻鸡婆”溜了，他却是积极到会者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不知是想凑凑热闹，还是羡慕那一张张嘴和一只只耳。吊壶水开了，他吹掉壶盖上稀稀一层柴火灰，自觉地来给大家筛茶……

“割尾巴”盛行的时代，责任和义务在变形，冷漠在贫困中生长，被伤害者有时也能伤害他人。有些人觉得哑巴头脑简单，好支派，经常把一些重工夫塞给他，犁涝田啦，进榨房啦。经常有人拖他去帮忙：东家要盖屋了，西家要出丧了，还有代销点要进货了，大队学堂要洗井了，人们都会记起他。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吃亏不吃亏，只要手脚闲，随喊随到。做完了，有饭就扒几大碗，没饭就拍拍手回家，下一次你叫他，他还会来。加上他还有个喜欢奖项的嗜好，有些人请他时，总是用手比划出奖状的样子，“聋子，有奖状，你去吧？”

“嗬嗬——”他点着头，笑着，马上跟你走了。即使你给他的奖状没有盖公章，或者那不过是你儿子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，上面仅仅改了个名字而已。

他收藏着很多奖状，从县政府发的一直到上屋场三老馆“发”的，甚至还有一张不是他的——得奖者是高级社时从县里来的一个干部，是哑巴经常为之得意的一个“老朋友”。他与哑巴同睡一床，出钱治好过哑巴母亲的病，送了一双棉鞋给哑巴穿，还泥里水里带着大家抗寒保苗。那一年丰收了，哑巴有了吃不完的糯米粑粑，还有钱第一次坐上了汽车，随那位干部到县城去作客。在县城里，他什

么都不想要，独独爱上了那位干部家里一张大奖状。于是，奖状转赠与他，并成为了他“荣誉”的起点。现在，他奖状成堆，珍贵的褒奖和廉价的欺骗混在一起，一碰到新结交的朋友，比方说一个来办点的干部，他就会笑嘻嘻地把那一大捆拿出来，一张张铺给你看，想让你每张都看到。旁边的人发出笑声时，他也只是笑笑，并不知道旁人在笑什么。显然，在他心里，是以这些奖状将自己和那位“干部朋友”联系在一起，并因此而感到高兴的。

总之，他是这里一个公共的人，一个社会所有的人。敬重他的人不多，需要他的人却很多，需要他的汗水，也需要他带给大家的笑。在他的那个寂静的世界里，他象一头牛，一块石头，一湾清澈明净的溪水，坦荡地流着……

三

他与大哥德成住在一起。

好几次，哑巴帮人家做事，德成赶来一把拖住他就走，破口大骂主家：“你们这些没天良的！把一个哑巴当蠢崽盘，心里也安稳？”哪个要是抓着哑巴取笑太过份，被德成碰到了，有时也要挨一顿狠咒：“你们这些短命鬼！绝代根！穿心烂的烂冬瓜！”

吴德成大脸盘，腰圆膀壮象筒树，眼珠一转就计上心

头，用当地话来说，是个“怪气”人，“百能里手”。他从小就跟着叔叔开屠坊，贩牛，烧窑，脚路宽见识广，以前家里殷实，总是纸烟不断，猪油不断，芝麻豆子茶不断，做起一栋两包头九大间的瓦屋，玻璃窗子亮晃晃，队上人说象半条街。走到他的大屋前，会感到一种财富的威严。但他终究是只蚂蚁。大队挖“绊脚石”，挖走了他的猪婆和一窑砖，拆了他两间屋，把他限制在队里下水田，气得他直骂无名娘。好在他负担不重，哑巴德琪的工分还归他管，他还不至于勒紧肚皮。

嫂子来得比较晚。她是远乡一个标致女子，叫二香。至于姓，象这里的媳妇们一样，那是无关紧要的。接亲那天，好多人来看呵！里外三层，风都吹不进。人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议论，议论新媳妇那脸模子，那脚，那衣角布边，那叫人羡慕的雪肤花貌。呵哟，这位画中人，如果她到溪边洗衣，也许会使溪水增添光辉？如果她到山上采茶，也许会给百花染上芳香咧！

德琪似乎比哥哥更高兴，成天笑着，忙着，吹起一支喇叭。天知道，他是怎么学会那手技艺的。有人说是那位“干部朋友”教的。

“闹茶”开始了——这是一种已经衰落的乡俗，带着远古野蛮的痕迹。胆大的一声喊，男客们在轰闹中，可以对新娘表示有限的放肆和亲热，而主家则不能见怪，免得冲散喜气。但这一天，几个后生子挤眉弄眼刚准备动手动脚，突然令人扫兴的事出现了：哑巴一声“噉——”，挤进人群，

一边用身子护着嫂嫂，一边对着这个那个直摇头，手中的喷呐象是一把利斧。

“葺子，你发癡？”

“你也来闹茶？嘻嘻……”

“嗽嗽！”他毫不退缩，满脸不高兴，那神气象一头欲斗的牛，象一位护花的神。

要“闹茶”的人兴味索然，只好另找乐趣，讲“白话”，眼光投向酒杯、花生和红薯片。有人打哈欠了，开始找自己的小把戏和灯笼，准备回家。有的在埋怨了：

“碰鬼！今天葺鬼来插了一杠子！”

“这葺子怕是把他嫂子看作糖捏的哩，就怕被人碰烂去！”

“嘻嘻，要是他自己收堂客，只怕看都不准人看咧。”

“收猪婆哟！天老爷的姻缘册上，只怕连名字都没有他的！”……

人们估计哑巴要绝后。说哑巴这样子，恐怕是无望收亲了。他是否为此痛苦过呢？不知道。人们只看见，每当人家收亲，他总是这样脸上放出红光，高兴地吹着喷呐，衣袋里还有几个鞭炮……

客散尽了，二香软软无力，长长松了口气，红着脸向哑巴投去感激的目光。

她对德成说：“你弟弟，心好！”

“唔……”德成没注意听，他正在暗暗计算刚收到的礼

钱，看自己是否吃了亏。

四

新嫂嫂很快就开始出工。这天洗过碗，她同两个邻家媳妇结伴，准备到坳背冲去寻点猪食，挎着篮，走出堂屋门，一个媳妇突然捅了她一下。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你看！那是发癩破？”

顺着手看去，德琪走上那边阶基，对着竹篙上晒的衣发呆，目光跳开又转回来。那是二香一件大襟布衫，起着水红色的杏花点子。稀奇，他看什么呢？是那鲜艳的色彩惹人喜爱？那精巧的衣边引人惊叹？还是那衣使他想起了嫂子秀美的身姿呢？真要死！他居然伸出了粗糙的手，小心翼翼，似乎怕伤手，去触摸那肩头袖口……

“咯咯咯……”邻家媳妇大笑起来。

哑巴毫无惊觉，仍在出神。

二香脸一红，咬出一句“死犛子！”她想逃避，转而又拿定主意，快步走过去，把哑巴的手打下来，“你使牛去！使牛去！使牛，懂不懂？快去！这样大的人，还死不明白！”

哑巴一惊，看见嫂子，又看见旁人，似乎有点脸红了，不自然地搓着手，想笑，没笑出来。

“快去！”嫂嫂嘴巴一撇，威严地一挥手，接着把一篙衣

收进自己的房里去了。

复出门，哑巴已经担着篲箕走远。只有那两个媳妇在取笑：“哎哟哟，香嫂子，哪个要你长得这样乖致呢？人乖致，衣也逗人爱。”“该得你费衣服罗！穿上有人看，挂起有人摸，保准溶得快些！咯咯咯……”

二香捶了女伴一拳，“快走！快走吧！”

二香抹抹头发，低下眉头。她知道自己的价值，这从周围的眼光，从自己落在水中的倒影可以看出来。但这使她更担心，更谨慎。她有山里人的本份。她情愿自己不是一朵娇艳的花，而是一片朴素的叶子，长在丈夫的枝上；情愿自己不是一朵美丽的云，而是一掬透明的雨，落入诚实的泥土中。唉，这个死聋子，他笨手笨脚，丢魂落魄样的，碰了什么鬼呢？……

二香不再进哑巴的房里，以前她每天都要去清扫一轮的。她对哑巴也严肃多了，以前她多么爱笑呵，看着哑巴的奖状，猜着哑巴的手语，她的笑声象放出的一群小鸟，撒出的一把花絮玢珠……

而哑巴也象做了一件亏心事一样，好多天不敢看她。他成天埋头做事，铡薯藤，挑井水，打草鞋，补篲箕，把木柴劈得一堆一堆成了山……

精明的德成，不知道家里发生过什么事。奖给弟弟一根烟后，说：“嗯？聋子这几天还算勤快。”

二香没说话；低头给哑巴的一双新布鞋缝上了最后一针。

五

随着德成的骂声增多，“割尾巴”是水浸麻绳步步紧了。打禾上耞，土车子吱吱呀呀把谷往国家仓库送，换回一个送“三超粮”的奖状，引得小把戏们抢着看，但村村寨寨充满超支户的叹息，进钱户也只拿到白工分。争粮，争补助的吵闹更多了。新来的办点干部决定“破产还超支”——拆掉超支户的几间屋，烟砖和木料抵现钱，给进钱户决算兑现。剩下的卖钱为队里添置育秧薄膜。陈年土砖下到田里肥田。这又引起一些人眼红脖子粗。几家进钱户拍手叫好，大多数人摇脑袋，但办点干部一口一个“反右倾”，说得队委们只好低头抽闷烟。

哑巴到动手拆屋那天才知道这个决议。他好管闲事，平日见上屋场三老倌打牛打得狠，找干部告状最积极，不知被三老倌的婆娘骂过几多！现在见三老倌哭他一正一偏两间瓦屋，却又动了菩萨心肠。聋子不怕雷，他摸着扁担上前，拖住老队长，指指屋，一个劲摇手，“呵咦！呵咦——”

队长拨开他，指挥人上屋。

他眼睛睁大，追上去“嗷嗷”叫。

队长对他只有苦笑。

“嗷——嗷”他额上青筋直暴，拖住在场人一个个打手势比划，脸一直红到颈根以下。有人哄笑起来，也有人

见他领了头，就跟着或阴或阳敲边鼓：“我看也是莫拆算了。”“春不出谷，冬不拆屋，手莫下狠了呵！”“积一分阴德，胜烧十年香咧。”……只有德成代表两家进钱户，敲对台锣鼓。他坐在扁担上抠烟丝，冷笑一声，“莫拆也要得。只要出纳的口袋里抠得出钱来。我吃人饭下牛力做一年，几张汗水票子是要的。”“是罗是罗，我是等钱用，初五要砍肉接客……”有人接应他。一场弱者之间的抗争又拉开战幕。

人多口杂，拖了半天还没动工。德成把办点干部喊来了。又递了根纸烟。干部脸一沉，筷子撬不动船，决议还是要照行不误。队长上前拍拍哑巴的肩，指指树上的广播匣子——上头有命令哩，做个下砖的动作——你快去做你的吧，懂不懂？下砖！

哑巴呆了，象被淋了盆冷水，愤愤然咕哝了几声。脚一跺，回家去！

“这猪样的家伙！”德成的脸红成了猪肝色，摆出兄长的威严，“你到哪里去？喂——好，等下看老子的！”

德琪平素很少缺工，这一次，竟然大白天蒙头睡觉。他算个半残废人，要歇要睡，人家没有闲话可讲，就连干部平日也不管的。只有德成，恨他丢了工分。

中午，收工了，德成走进哑巴房里，把蚊帐门猛地一掀，“摊你娘的尸，下午跟老子担砖去！”

哑巴正坐在床头摆弄那支呐喷。

“听见没有？”德成抢过呐喷，“担砖，担砖，去担砖！”又做了个挑担的动作。

...